

議員訪滬既拉近了溝通距離 又顯示了中央誠意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屠海鳴

上海的早春時節是經常陰雨綿綿的。然而，在香港立法會議員訪滬的兩天，卻雨後放晴，藍天白雲。如同這舒適、晴朗、平和的天氣，中央對於立法會議員此次上海之行，既理性務實地廣泛溝通，又一再表達落實普選的真心誠意，正如張曉明主任在座談會上所講，我們與香港社會各團體以及立法會各派別議員之間的溝通，不僅僅着眼於爭取政改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而且還希望以此為契機，增進政治互信，改善長遠關係。這是減少香港社會內耗、實現特別行政區良好管治的需要，也是促使「一國兩制」實踐獲得更大成功的需要。

充分顯示中央對港有政治包容

自特首梁振英3月17日宣佈中央接納其要求，安排議員去上海訪問之後，香港社會各界予以高度稱讚，認為議員們不僅可以實地了解上海近年來快速變化發展的情況，加強香港與上海未來的經濟合作，還可以與中央負責港澳事務的主要官員面對面溝通，以實現「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政改目標。然而，訪滬之行也是一波三折。先是由反對派議員提出「單獨會面」，又以兩小時「獨會」時間太短，不斷討價還價；後是外號「長毛」的梁國雄議員扮演政治「水貨客」角色，故伎重施，以身試法，工黨兩位議員步「長毛」後塵，打道回府，公民黨的梁家傑議員也放棄前往上海。

然而，中央對於此次議員訪滬充分顯示了誠意。先是由位居國家領導人之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親自會見和宴請。韓正說，這次立法

會議員來訪，對推進滬港合作是有重要意義的。他希望通過議員們向所有參與和支持上海發展的香港同胞表示感謝，「他們是上海改革開放實踐的參與者和見證者。」韓正祝願香港更繁榮、祝願滬港兩地交往更密切、祝願雙方所有合作都實現雙贏。韓正熱情洋溢的一番講話，既實事求是反映了滬港兩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歷程，又表達了兩地在未來經濟、金融、貿易、文化等各個方面合作和共贏的企盼。三位負責港澳事務的主要官員王光亞、李飛和張曉明與議員的座談立場清晰、態度誠懇，以法理為依據，從香港現實政治出發，呼籲議員們為落實普選承擔歷史責任，就事論事，深入淺出，務求達到最大共識，充分顯示了中央政治包容和誠意。

議員訪滬是為了減少內耗共謀發展

筆者3月19日在文匯報上撰文《議員訪滬是溝通之旅、交流之旅、學習之旅》。筆者認為，今天的世

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合作交流才能實現互利共贏。如果說港人視野和胸襟不開闊、缺少交流合作的基因，那是不客觀、不現實的。但不可否認，某些港人也有視聽上的盲區和認識上的誤區。他們可以「兩眼向洋看世界」，但對身後內地變化卻關注不夠，還是用老眼光看內地，用陳舊的思維模式去解讀內地。像此次議員上海行，某些反對派議員要麼暴露他們根本無心無意溝通，一再表演「政治騷」；要麼對中央立場和誠意，麻木不仁，一再堅持一些不合法、不違憲、不可行的要求；要麼倒行逆施，不斷搞事，浪費了一次又一次與中央溝通的寶貴機會。這些不利於理性溝通、凝聚共識的現象，在普選道路上越走越歪、越行越窄，並在向死胡同方向邁進。真如張曉明主任所講，普選問題事關重大，牽涉各方權力分配和利益關係，有意見分歧屬正常，但現在有些口號和方案完全背離基本法另搞一套，無異於緣木求魚，方向上有問題。這些內耗不會收窄分歧，順利走完「五步曲」，而且只會擴大對抗思維，根本無法完成落實普選這一歷史責任。這既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結果，更不是廣大港人所願意接受的結果。

議員訪滬可以凝聚共識達至普選

立法會議員此次上海行，從韓正書記的會見，到王光亞、李飛、張曉明三位中央負責港澳事務的主要官員講話，一再表達了中央和內地高度重視並注重發揮香港優勢作用、香港一定會分享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帶

來的政策紅利，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真心誠意。雖然，目前香港社會對落實普選辦法有很多不同意見，有些問題分歧還比較大，但在香港這樣一個政治多元、文化多元、利益多元的社會中，有這樣那樣的觀點、立場、看法十分正常。伴隨着普選討論，一些涉及許多港人的經濟、民生問題，像貧富差距、社會流動、住房困難等，中央和特區政府早已關注，正在落實逐步改善和解決的進程中。

任何港人不能簡單把這些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困難、矛盾、差距，全部歸咎於香港的政治體制。從回歸後香港的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的發展來看，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治體制是符合香港現狀、符合民眾基本需求、符合未來發展的。一些反對派議員在對待普選問題上提出這樣那樣涉及管治的問題，只能在今後實踐中，共同理性地予以討論。只要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符合基本法，兼顧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障香港700萬市民共同利益，是沒有什麼問題不能研討、不能交流、不能探索的。誠如王光亞主任所講，只有凝聚共識，才能達至普選。這是歷史賦予立法會議員的歷史使命，也是全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共同的歷史機遇，大家都應該十分珍惜、牢牢抓住。

理性溝通依法協商

香港政改的分歧雖未縮窄，但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落實政改都必須尊重「一國兩制」，都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這是鐵板釘釘、不可動搖的原則。唯有理性溝通、依法協商，才能實現普選。

眾所周知，香港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主權在中央，香港並非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作為特別行政區，香港既要受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約束，也要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而不可自行其是，這是無可置疑的。同樣，香港政制發展，包括最終達至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的目標，也是國家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在「一國兩制」的憲制安排下，授權在香港特區實施的。因此，香港政改必須尊重「一國兩制」，必須依照基本法，這是不可逾越的重要前提。

自去年初以來，中央對普選行政長官再三重申「三個堅定不移」，其中包括「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並劃出了「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的底線。現在反對派提出所謂的「真普選」，實際上就是企圖否定特首選舉的愛國愛港標準，為「反中亂港」人士開綠燈，這顯然與基本法的要求背道而馳。

中央對特首候選人提出愛國愛港標準，這是由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行政長官的特殊角色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治承諾所決定的。環顧世界各國和地區，要求領袖人物愛國和忠於國家都是最起碼的政治標準，因為行政長官不單是香港特區的首長，還是中央任命的官員，不僅要對香港負責，還必須對中央負責。所謂「愛國愛港」，套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大教授饒戈平的理解，在法律上可以表述為「擁護香港回歸祖國、擁護並遵守基本法」。其實，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因此，香港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此乃天經地義，也是不可突破的政治底線。試想，如果任由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選特首，中央如何管治，特區如何施政，香港又如何保持繁榮穩定？

反對派提出所謂「真普選」的動機，就是企圖將普選的所謂「國際標準」凌駕於基本法之上。他們口口聲聲政改方案必須符合「普世標準」，堅持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範本。其實，世界上並無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制度，所謂「普世標準」的提法只是要誤導市民。香港普選只能按照基本法，而不能依靠國際公約，反對派試圖以「國際標準」取代基本法，不僅荒謬也根本行不通。

必須強調的是，中央對香港的各項政策都是為了特區的長期穩定繁榮，為了維護市民的根本利益。香港政改如果繼續違法抗爭、繼續吵吵嚷嚷，勢必影響社會民生，危害長治久安，這是我們運輸界以及社會各界人士所不願看到的，唯有理性溝通、依法協商，才能實現普選。



羅有雄

主席「剪布」要快、狠、準

葛珮帆博士 立法會議員

法院已經就之前的「拉布」事件作出裁決，表明立法會主席可以運用法例賦予的權力維持議會的正常運作。確認主席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而作出「剪布」行為的合法性。為確保政府為全港市民提供的服務不會因為一小撮人的不合理行為而受到影響，立法會主席「剪布」必須要快、狠、準！在適當時候，履行主席應維持議會正常運作的重大責任，使立法會議員能夠發揮審批《財政預算案》的職能。

立法會已開始審議《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近日無論我出席任何活動，總有許多人問我，為何反對派議員要浪費大家的寶貴時間和公共資源去進行「拉布」，處理來自7個政黨14名議員提出的1,917項毫無意義的修正案？應該阻止這些不合理的行為。可惜，現時立法會仍未訂定機制阻止「拉布」，所以我確實感到十分無奈。

1,917項修訂無聊瑣碎

雖然提出最多修正案的激進議員藉詞要以「拉布」迫使政府順應他們的「全民派錢」要求，但背後動機，明顯就是要利用立法會這個政治舞台，大搞「政治秀」，乘機日日見報上電視博出鏡，為求達到免費宣傳的真正目的！

去年「拉布」15天，未計其間造成議會運作大塞車，之後要加班趕工處理積壓工作的額外開支，純粹以立法會運作預算開支計算，便已經浪費了3,825萬元的公帑。今年較去年多一倍的修正案，恐怕要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若按經驗每次記名表決連同宣布結果需時兩分鐘，單是不停按制逐項表決，估計要70多個小時，若每日開會13小時，扣除小休時間，最少5

日才能完成表決程序。此外，就算歸類合併辯論，亦要進行數以十場計的馬拉松式辯論，估計最快要5月底才能通過預算案，甚至隨時「拉布」到6月。

雖然政府已經汲取去年的教訓，提早通知各部門準備現金應變，但始終會對社會民生造成影響。由於幾名激進議員的自行行為，提出大量沒有意義的修正案，為自己催谷人氣，卻令整個立法會運作癱瘓，政府高官、議員、職員全部被困立法會不能正常處理公務，亦可能影響到政府為市民提供的服務，最終的結果，並非全民派錢，而是全民受苦！

主席有權有責「剪布」

事實上，法院已經就之前的「拉布」事件作出裁決，表明立法會主席可以運用法例賦予的權力維持議會的正常運作。確認主席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而作出「剪布」行為的合法性。

所以我呼籲反對派議員懸崖勒馬，不要再以全港市民利益作為他們的政治籌碼，以此威脅政府對他們的要求言聽計從，若不就範即反格搞對抗，阻撓議會正常運作，企圖迫使政府面對「財政懸崖」的危機，以全民的福祉達成他們背後的政治動機。

為確保政府為全港市民提供的服務不會因為一小撮人的不合理行為而受到影響，立法會主席「剪布」必須要快、狠、準！在適當時候，履行主席應維持議會正常運作的重大責任，使立法會議員能夠發揮審批《財政預算案》的職能，讓市民及早得到預算案給予的福利和優惠，維持政府部門的正常運作。



葛珮帆

《蘋果》叫出「港獨」口號意欲何為？

女四味

《蘋果日報》昨日發表了「『港獨』主張是香港民主的思想火種」的社論，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勾結「台獨」勢力，在香港推行「港獨」。社論說「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說香港不只要普選，香港要『獨立』」，「值得香港人特別是『民主派』去想想」。社論強調「港獨」才是香港民主的出路，「香港的民主道路，似乎越走越窄，癥結何在？林飛帆說『港獨』才是香港民主的出路，並非不現實，也不是無稽之談」云云。

美國副總統拜登會見了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表示要「長期支持香港的民主」後，就出現了《蘋果日報》煽動「港獨」的社論，並不是偶然。這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一部分，美國的如意算盤，就是把「台獨」和「港獨」綑綁起來，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形成更大的影響力。

中國日益強大，兩岸的經濟合作日益緊密，這種勢頭已經很難阻止。所謂「民主拒共」，市場越來越窄，所以，美國人採取了切割法，一定要把台灣和香港與內地切割開來，先向年青一代散播毒素，利用激進的「太陽花革命」、「佔領立法院」，把這些歪風引進香港，鼓勵「佔領中環」、「佔領立法會」，特別在暑假期間，香港的大學生放假了，利用互聯網引導他們聚集起來，發動激進的行動，為外國勢力火中取栗，本小利大。所以，「學聯」和「學民思潮」這些天來，不斷在校園內煽動學生，考試完了，立即組織學生上街。

政改的爭論，一談到基本法中的「香港是中央直轄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反對派就完全落在下風，沒有戲了，中央官員和各方面討論基本法，討論2017年的特首普選，香港人更加明白是誰違反了基本法。所以，外國勢力認為「爭民主」這一條路已經走不通了。所以要另闢蹊徑，要嘗試一下走「港獨」之路，以後根本不再提基本法，而是叫嚷「佔領中環」、「公民提名，還政於民」。「港獨」和「公民提名」是互相融合的，互相互動的。《蘋果日報》的社論，暴露了其危險的「港獨」立場。

徐庶

薛求理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走向設計之都

近10年來，深圳銳意打造「設計之都」，於2005年舉辦城市建築雙年展，政府投入巨資，在原舊廠區或市中心提供場地，廣邀世界各地設計力量來參展、交流，舉行活動。該雙年展，從2007年底改為香港、深圳雙城雙年展，已經舉辦4屆。最近的一屆在2013年12月下旬開幕，2014年春落幕。

每屆雙年展，深圳方面都是大張旗鼓，投入鉅資，從海外邀請策劃人（近年改為招投標方式遴選）和各路設計團隊，場地大，而且結合深圳的舊區改造，提供通往展場的免費交通。吸引到深圳和外地的眾多參與和參觀者。相比而言，香港政府的投入，一般幾十萬港幣，不到深圳方面的十分或二十分之一。本地地少攤位，場地更是捉襟見肘。過去幾年分別在中區舊警署、西九龍空地和九龍公園舉辦。2013-14年的這次，在開幕前的一兩個月，場地才最後定在觀塘碼頭，意欲和「起動九龍東」活動呼應，並以北角碼頭稍作配合。觀塘碼頭離開地鐵站尚有距離，現在水路交通的乘客也不多，所以觀塘碼頭的展覽，和以往在香港舉辦的展覽命運相同，都是在無聲無息中開張和收尾。

每次本地的雙年展後，香港方面選出作品，參加在威尼斯舉辦的城市建築雙年展，政府也作少資助。在這些世界論壇上，香港和中國內地本來都沒有什麼聲音，因為這

幾年積極參與，也將本地事物帶到了國際的視野。設計思想和技藝的交流，對行業水準的提高不無好處。不管展品的效果如何，本地的雙年展和國際的交流，都是一個開端，聊勝於無。

設計之都 輻射世界

西方國家輸出設計服務業，早在殖民時期就開始。香港本地的老牌建築設計事務所，如巴馬丹拿、利安、馬海等公司，19世紀由英國人在香港開始，除太平洋戰爭時停了幾年，100多年來在本地服務，在廣州、上海和天津也留下作品，是不折不扣的香港「本地事務所」。

過去20幾年裡，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中，香港總是名列第二、三位；在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經濟自由度排名中，香港連續20年排名第一；在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中，紐約和倫敦之後，香港穩居第三。因此，才有「紐倫港」之說。和紐約、倫敦及上述那些「設計之都」的同行相比，以香港為基地的設計公司尚有相當大的差距。

1978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香港的設計力量經過戰後30年的成長，正當其時。香港的設計，從珠三角登陸，迅速成為廣州、上海、南京、北京、大連和東北地區最搶手的「海外設計」，尤其是在中國內地當時需求甚殷的酒店建築，香港的開發商和建築師

倍受歡迎，他們的作品被當地的人民、官員和專業人士仰慕。

創意產業 增值產業

當中國內地城市的部分設計公司，21世紀躍躍欲試地向境外發展的時候，香港「本土」的設計公司從1980年代起將設計服務延伸到中國內地和亞洲其它城市，如台灣各地、越南的胡志明市、印度和中東的城市。香港境外的設計，佔了香港建築設計公司平均業務量的20%-30%。香港的建築教育、本地實踐和政府監管使用英語世界的體系，圖紙用英文標註。本地事務所的高層，有不少外籍人士。香港的設計業本來就是國際建築實踐的一個部分。雖然有上述的條件，但香港的設計業東遷到台灣，西止於中東，北到哈爾濱，南到胡志明市，並沒有衝出亞洲。在這方面，香港的設計，遠不如日本的設計，甚至不及馬來西亞。

長期以來，香港寸土寸金，主要開發商重利輕設計，房屋生產成為追逐利潤產出、可售票面積的鏈條，建築設計只是這條鏈條上的一環。有創意的設計難以得到鼓勵。香港地價昂貴，經濟壓力沉重，有想法但產值低的公司，更難生存。要如何成為設計之都，讓設計業成為支柱產業，政府、業主、開發商、設計業界和院校，都真無旁貸。本文篇幅所限，容當另文敘述。